

王晓明 著

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

离乡者的悲哀

新姿态面对命运的启示

犹豫不定的灵魂

没完没了的“华盖运”

戴着面具的呐喊

小成功和大绝望

女人、爱情和“青春”

局外人的沮丧

一脚踩进了漩涡

“横站”

从悲观到虚无

幸运儿



无法直面的人生

WUFAZHIMIANDERENSHENGLUXUNZHUAN

鲁迅传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

王晓明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法直面的人生:鲁迅传/王晓明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5(重印)

ISBN 7-5321-1094-X

I. 无… II. 王… III. 鲁迅-(1881~1936)-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9148 号

责任编辑:陈征 刘丹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无法直面的人生——鲁迅传

王晓明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6 字数 237,000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版 2001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

印数:17,001—27,000 册

ISBN 7-5321-1094-X/I·817 定价: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9671164

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，
鲁迅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诞生。



鲁迅从十二岁起，
开始在这里读书



鲁迅在日本



一九〇四年四月鲁迅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。
这是他的毕业照。





鲁迅在北京



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『绍兴会馆』



在景云里寓所中



“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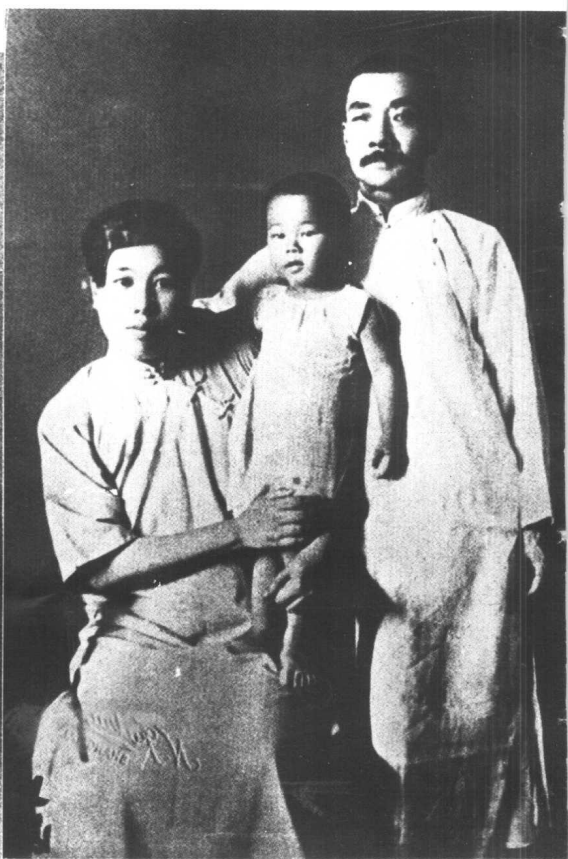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三岁生辰



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



“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”



鲁迅、许广平与海婴合影

在大陆新村寓所



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





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

再版自序

深秋时节，天高气清，碧蓝的天色将红黄相间的树叶映衬得格外鲜艳，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，四周寂静无声：在这样的时刻修订这本鲁迅的思想传记，一行一行地重读八年前写下的字句，我的确有一点惊讶：那时候的笔触怎么会这样放肆，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阴郁和愤懑？回想起来，就在结束这本传记、将书稿送交出版社的时候，那流溢在字里行间的激愤之情，已经使我感到不安，第二年重印此书，我特地在后记里写道：“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，一个人要始终平和，怕也很难做到。但是，你却不能让愤激占满你的心胸。”“愤激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，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，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。我甚至相信，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，因为它正是来自于绝望，而且和疯狂、和丧失理性相距不远”。但是，一面这样反省着，一面却也很明白，那愤激依然在我的身内持续滋长，我所以把话说得那么重，就是因为强烈感觉到了它那种仿佛不可遏制的力量。七八年过去了，眼前又新添了许多大起大落、悲欢交杂的景象，或许它们能令若干昔日的愤懑者转涕为笑，欢欣鼓舞，但

在我，新的景象却似乎总是会唤起旧时的记忆，互相映照，而使原有的种种心情更为牢固。不过，和七八年前不同，我现在不大愿意再那样放纵阴郁的心绪，更不愿意再那样放肆地宣泄这心绪了。

为什么呢？自这本书问世以来，我陆续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，有赞扬的，也有批评的，有特意提供资料、供我用来增强某一处论述的力量的，也有排列证据、要我相信某一个论断并不正确的，当然，我也能想象，还会有非常不满意、以至不愿意当面来指摘的。所有这些不同的反应，都使我感到高兴，一个人辛辛苦苦写一本书，不就是想要引人阅读，彼此交换、至少也是激发读者的新的感想吗？即便某位读者忿而将书扔出窗外，也是因为他至少认真读了其中的一部分，而为此重温、或者更坚定了他自己的看法。但是，拆阅了若干年轻读者的来信以后，我却高兴不起来，甚至还感到了某种担心。这是一些非常年轻的读者，有的刚进大学，有些还是高中生，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词句，表示对这本书的欣赏，而理由却大致相似：你“剥掉”了鲁迅的“神”的外衣，让我们看到了“人”的“真实”，尤其是“人”的“软弱”、“渺小”和“卑劣”……我还清楚地记得，一位广州的高中生用了“卑劣”这样严重的断语之后，特地在信中解释说，他这是指人的“本质性”的“卑劣”，而非指鲁迅个人的品质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年轻读者的热烈的激赏，还是令我暗暗不安。我不禁想起鲁迅当年的犹豫，他一面忍不住在笔下袒露“内心的黑暗”，一面却又担心这袒露会误导青年，在一封私人通信当中，他甚至说，倘若有谁以他为是，他反会觉得悲

哀。在这本鲁迅传的初版序言里，我曾经郑重地录下他这些话，而偏偏还要以他为是的后辈自居。哪里想得到，一旦书出版了，我的位置即刻就转到了另一面：现在是我来为自己的放肆不安了！记得最初读到鲁迅那封信的时候，大概是二十年前吧，我并不理解，甚至还隐隐地觉得他有点矫情：以后年岁日长，阅历渐多，似乎有一点懂了，但也还是未能深悟。就是现在罢，我也不敢说已经全懂了，但毕竟因了现实的教训，也因了位置的变换，我对鲁迅当年的犹豫，是有了自觉深一层的认识了。我所以会有上面所说的那些“不愿意”，就正和这个认识有关，在这篇新的序言里，我也就想来说说它。

鲁迅曾在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中，清楚地解释过自己的犹豫：“我虽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，却终不敢断定是否一定如此”。人生是这么丰富而多样，一个人只要打开了一定的视野，又积累了较多的经验，就不大可能被某一种意识完全压倒，即便他有意沉入其中，也会有另一些同样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冲动、意念和情绪，不断地跳出来阻挡他。所以，鲁迅这种一面确信、一面自疑的矛盾心理，正是许许多多置身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。即如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，面对如此纷乱的内外形势，只要想得稍微深一点，就多半会觉得事情复杂、不敢轻下断语吧。当然会有基本的倾向，会有大致的判断，当针对某一件事情、或专注于某一个层面的时候，甚至还会有斩钉截铁的宣告，有仿佛不容质疑的鼓吹。但是，就在作着这样的鼓吹的同时，认真的知识分子却会自觉到内心还有别样的声音，即便特定的社会形势，逼迫他只能从一个角度摇

旗呐喊，当静夜沉思的时候，他却总要无声地自问：事情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面？该如何把这另外的一面——或几面——说出来？我想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，面对与自己阅历相仿、思想也比较复杂的人，鲁迅每每还敢尽兴而谈，他相信那听者自有稳固的人生见解，即便你把世界涂得一团黑，他也知道还有别样的色彩，不会真以为人生全无亮光；他更相信那听者懂得人的复杂，即便你始终紧锁眉头，他也能理解，你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思路。不用说，这也就是为什么，一发现对面是历世尚浅、天真轻信的青年，鲁迅就立刻要犹豫了：万一他信了你，真以为真情就这么简单，或者他认同你，也一味地愤不欲生，你怎么办？世界已经是这样复杂了，知识分子的工作应该是使人丰富、使人多思，使人有能力对付这错综复杂的局面，不至于被邪恶的努力转晕了头。倘若弄到最后，你那些意在激发热情和勇气的言辞，竟又会引人坠入片面和简单，你怎么可能不犹豫呢！一九二七年七月，鲁迅会那样沉痛地自责，说自己不过是在制造人肉宴席上的“醉虾”，一层未及明言的隐咎，也正是在这里吧？

倘借用鲁迅这个“醉虾”的比喻，我就觉得，像我这样的一代人，依然不断在目睹和亲历“醉虾”的扑腾。从我童年的时候起，种种培育“醉虾”的饲料和器具，就堆满了我们的生活。“文革”初期，那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喊哑了嗓子的“红卫兵”，不就是大群大群的“醉虾”么？回想自己在少年时代的种种愚昧举动，我更禁不住要推断，与我年岁相仿的人，恐怕是很少没有被做成、至少是曾经被做成过“醉虾”的吧。脑子昏

了，却能弹跳，这是老饕对“醉虾”的基本要求，因此，只要社会依然在封闭信息、阻拦交流，依然在禁锢思想、摘除异端，你就依然还是被泡在厨房的大酒缸里，与清溪和绿野隔得很远。当然了，时代不同了，这“封闭”和“禁锢”的手法也就不同。旗号可以改，内容也可以换，只要还能用种种机械狭隘、非此即彼的思路套住你，就不难继续把你送上权势者的席面。你不是很厌恶“黑”么？那好，我就给你“白”，所有的都是“白”，直灌得你除了“白”以外；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要裹着白布的，你一概跟着走：你似乎是远离了“黑”，却依旧昏昏懵懵，不辨东西，还是一枚虾！这些年来，那种惊骇于旧时的专制和穷困，于是不问青红皂白，只要你说是“现代化”，就一定赤诚拥戴的人，似乎日渐增多。可是，那些顶着“现代化”的新名、却又仿佛似曾相识的欺哄和盘剥，偏偏不断落到他们头上——当目睹这样的景象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又发生仿佛置身厨房的幻觉呢？大凡读过鲁迅的文章的人，都会记得他的这个思想吧：专制本身并无多大的力量，它的力量其实来自民众的愚昧。鲁迅后来更发现了，这愚昧并不只是麻木，它还包含着怯懦和苟且偷生的决心。七十多年过去了，“专制”也罢，“愚民”也罢，情形都和过去大不相同，“全球化”席卷天下，连“愚民”这样的词也快要被人忘记了。可是，我有时候却又觉得，现实的生活并没有停止制造“愚民”。竖着雪白的硬领，甚至有学士和硕士文凭，却对时尚毫无抵抗力，欣欣然陶醉在广告和传媒编织的梦幻中：这是否也是“现代”的一种“愚民”呢？在鲁迅笔下，“愚民”就并不只有阿Q那一副衣衫褴褛的苦相，而也有长袍马褂、满脸红光的福相的。现代生活一面给“专利”之

类的词注入新义，一面也就在重新解释“愚昧”和“麻木”。倘说今日世界上的专制势力，已经更多是运用“意识形态”的统摄力量，而非仅仅是挥舞手铐和机枪（当然，我必须要说，那种依旧是主要依赖暴力的专制势力，还远没有从人们眼前消失），那么，今天的人民的“愚昧”和“麻木”，也就不只是表现为旧式的浑浑噩噩，而更是表现为头脑的机械、思路的狭隘，表现为那种无力、也不习惯从多方面去理解现实、总是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被动的精神状况。我甚至想说，今天的社会黑暗的很大一部分力量，正是来自我们头脑中的那些简单机械的思维习惯，来自我们对“现代化”之类空洞名目的崇拜和迷信。旧的桎梏还未崩溃，新的专制已经登场；旧式“愚民”的数量依然庞大，新“愚民”的群落却又已初具规模：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，你会不会疑心，任何单一方向的呼喊和介入，最终都可能引发出乎意料的后果、甚至完全偏离初衷？

说实话，那些年轻读者的激赏，在我心中正是引发了这样一种疑虑。我和他们大约相差二十岁，可以说是两代人了，但是，一个因长期停滞而陷入突变的社会，又完全可能使不同年龄的人经历相似的心理冲击，譬如那一尊主要出自御用“学者”之手、有点像教主、又有点像打手的名之曰“鲁迅”的神像，就不但是我这一代人从小便见惯了的，也是八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学甚至小学生，都不得不在课本中天天面对的；那从八十年代晚期开始升腾、一波比一波更猛烈的“市场经济改革”的浪潮，更是将我和许许多多长我、或者少我一辈的人，都卷入了同一场社会变动的漩涡。这就使许多本来可能互相隔离的